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續紅樓夢
第十五回 絳珠宮寶黛締良緣 丹霄殿僧道陳因果

話說賈夫人、林黛玉母女二人抱頭痛哭，鳳姐、迎春、香菱三人在旁解勸了好一會，賈夫人這才止了淚，黛玉仍是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。迎春忙拉了他的手勸道：「林妹妹，你不用哭了，姑媽是遠路風塵受了辛苦的人，那裡禁得住盡自哭呢！」賈夫人聽了，留神將迎春一看，也便拉了他的手問道：「這是二姑娘麼？我的兒，你姑媽不承望在這裡見了你們姊妹們了。」

又指著香菱、金釧兒問道：「這兩位是誰啊？」鳳姐忙答道：

「這一個是薛姨太太的兒媳婦，名叫香菱。那一個就是伺候我妹妹的丫頭金釧兒。」賈夫人聽了點點頭兒道：「我們並沒有前頭打發人們送信兒來，姑娘們怎麼知道信兒，這麼遠的接我們來了？」迎春笑道：「我們這個太虛幻境，乃是人跡罕到之處，那裡能夠知道姑媽來的信兒呢。才剛兒我們姊妹原是為送晴雯，大家出來逛來的，遠遠的望見了一批轎馬，把我們唬了一大跳，正要請警幻仙姑來看，就聽見小太監大噪子嚷著說我二嫂子來了，所以我們在此等著他的。及至見了我二嫂子，才知道老太太、姑爹、姑媽都來了。我們眾人聽見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誰知道林妹妹她倒哭的總下不了場兒了。」

賈夫人聽了，才要說話，只聽鳳姐道：「林妹妹，你不用盡自傷心了，我們先請姑太太到絳珠宮去罷。老太太的轎子走的慢，只怕離這裡還有一二十里路呢。這裡又沒個坐處，難道大家都站著不成？」黛玉聽了，這才拭乾了眼淚，忙命金釧兒先回去打掃鋪設，這才走到賈夫人的跟前，跪下磕頭。賈夫人忙伸手拉了起來，便拉了他的手，又一手拉了迎春的手，款步而行。

這裡，鳳姐又吩咐秦鍾：「將轎馬人夫一概打發出去，境內不許容留。你再騎了馬去迎迎老太太。」秦鍾答應自去料理。

賈夫人一同走著，細將黛玉的面龐一看，真是出水芙蓉未足喻其香豔。又將迎春、香菱諸人看了一遍，不覺喜形於色。剛過了牌坊，早見警幻、妙玉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秦氏迎面而來。

見了賈夫人一齊問訊。賈夫人逐一問了姓名，答禮畢，一同緩步而行。

不多一時，到了絳珠宮。迎春、香菱、秦氏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金釧兒等挨著次兒重新與賈夫人行禮。警幻、妙玉也重新稽首。賈夫人一一答拜畢，各按次序兒歸坐。金釧兒獻上茶來，茶罷，賈夫人先向警幻謝道：「小女橫遭夭折，蒙仙師不棄，收錄門牆，諸承照拂，愚夫婦頂戴，銘感不盡。」警幻笑道：「此乃小仙分內之事，些小微勞，何足掛齒。」賈夫人又向妙玉道：「久聞吾師道法宏深，且又高才絕學，可敬可羨。」妙玉答道：「小尼毫無知識，有玷法門，慚愧慚愧。」

賈夫人又向尤二姐道：「這位可是我們新二奶奶麼？好個風流人物兒，真和我們鳳姑娘可以並駕齊驅。」尤二姐紅了臉，無言可對，只謙言：「不敢當！」賈夫人笑著又向尤三姐道：「三姑娘，你可大喜。前兒有勞你送你鳳姐姐去，我們那個小衙門一切簡陋，姑娘可要包涵著些兒。」尤三姐也站了起來，答道：「前兒在姑太太處打擾，臨來又賞賜好些東西，實在心裡不安。」賈夫人又向秦氏笑道：「這位是小蓉大奶奶麼？你兄弟也跟了我們來了，你瞧見他了沒有？」秦氏也忙站起來笑答道：「我們正在警幻仙姑那裡坐著說閒話兒，忽然金釧兒慌慌張張的告訴了一聲，說姑太太來了，我們就一同迎出來的，並沒有瞧見我兄弟。前兒我們三姨兒回來告訴我，說我兄弟也在姑老爺衙門裡呢。蒙姑老爺、姑太太疼愛照應他，我聽見心裡實在感激不盡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兄弟是我差了他迎接老太太去了。老太太的轎子走的很慢，只怕下半晌兒才能到呢。」秦氏聽了點點頭兒。賈夫人又向香菱道：「這位可就是薛大奶奶了？」香菱紅了臉，也站起來答道：「不敢，婢子從小兒被人拐賣，乃是偏房，不敢當姑太太這樣稱呼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坐下，你們家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如今，你們的這個主兒已經嫁了我們馮書辦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驚異不解。

鳳姐嘴快，不等賈夫人開口，他便一五一十的將夏金桂的原委告訴了眾人一遍。眾人聽了，無不掩口而笑。賈夫人又向迎春笑道：「二姑娘，我聽見說你女婿很不成個脾性兒，到底是怎麼一個乖張法兒呢？」迎春歎道：「姑媽，一言難盡。總是姪女的命該如此，也沒有什麼怨天尤人的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不禁點頭歎息了一會。正要回頭和黛玉說話，只聽黛玉悄悄的向香菱笑道：「你可記得我那個葫蘆兒麼？」香菱也笑道：「真是仙家之寶，妙極了。」賈夫人聽了忙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們說的什麼是仙家之寶？」黛玉見賈夫人問他，就知道和眾人說完了話，要和他說話的意思，忙站起來答道：「當日警幻仙姑給了一個小葫蘆兒，菱姑娘說是仙家之寶。太太要看，請到裡間屋裡看看去。」賈夫人也會了意，便也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二位仙姑和姑娘們，我暫且失陪，到你妹妹房裡看看去。」說著，便向東套間裡去了，黛玉隨即跟了進去。

這裡鳳姐才也要往裡間走去，秦氏忙趕上一把拉住，低聲道：「二孀娘，你怎麼沒眼色了，人家娘兒們離別了多少年，好容易盼的見了面兒，難道就沒有幾句私話說說麼！你忙著進去作什麼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也是呢，虧了你提醒了我。你看，我真成了個冒失鬼了。」秦氏聽了才待回言，只聽妙玉向警幻道：「方才夫人的駕到了，我們原不知道，失於迎接。如今老太太還在後面，與其我們在這裡閒坐，莫若在牌坊那邊擺個接風酒兒熱鬧熱鬧，這裡讓林太太和林姑娘說說話兒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聲道：「好。」香菱向迎春道：「二姑娘，你不用去罷，你就在這裡陪著二奶奶，也張羅著教金釧兒姑娘吩咐廚下備辦酒席，過會子老太太到了，只怕就要用飯呢。」迎春聽他說的有理，便同鳳姐將眾人送了去後，遂叫過金釧兒來，吩咐命廚下備酒筵。金釧兒答應，自去料理。這裡迎春便和鳳姐對面坐下，又命司棋也坐在小杌子上，三人彼此講了些別後的事情，以及地府的光景。

約有頓飯之時，忽聽黛玉在裡間又哭的抽抽噎噎的。迎春笑道：「這個顰兒真是愛哭，已經見了姑媽了，盡自哭什麼呢！我們這會子進去瞧瞧他們去罷。」說著，便拉了鳳姐的手走進裡間來。只見黛玉坐在賈夫人的懷裡，一隻手摟著賈夫人的脖子，賈夫人用手在他鬢角兒上替他抹撒頭髮。鳳姐一見，由不得大笑道：「噯噯，這是誰家的個小妞兒，今年幾歲了，怎麼才會撒嬌兒了呢！」說的賈夫人也笑了。黛玉「呸」的啐了他一口，連忙站了起來。賈夫人笑道：「姑娘們坐下來罷。我才問你妹妹，當日老太太把他接了家去，是怎樣的操心扶養他來。他告訴我說，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們著實的疼他，就是姊妹們也著實的憐愛他，總是他自己多病多災的沒造化，辜負了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的恩了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這個話我不信，說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們疼他這還是有的，若說到姊妹們裡頭，別人倒也罷了，惟有鳳姐姐嘴尖舌快的最討人嫌。是這個話不是呢？」賈夫人笑道：「姑娘你不要冤屈了你妹妹，人家說你比別人更疼他的狠呢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我只不信，如果是說這個話，為什麼又哭成紅眼媽兒了呢？」賈夫人道：

「這才是剛兒你妹妹問你姑爹幾時到呢，我說，你姑爹說他在這裡住著不大方便，先帶了你大哥哥和馮書辦、潘又安、焦大他們，先進了南天門朝見玉皇去了。他聽見這個話，又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我只當他在姑太太跟前作弄我呢。」黛玉聽了也笑道：「你不用賊人膽虛了，全當我就說了你最討人嫌的話，也沒有什麼害怕你的。」鳳姐聽了，便拉了黛玉的手笑道：「姑奶奶，你不用和我利害了，今兒咱們倆人還是姑嫂，我自然要盡讓你些兒；明兒咱們就是妯娌了，那會子我才和你算帳呢！」說的黛玉紅了臉，又啐了他一口。迎春笑道：「姑媽，你看我二嫂子，他這張嘴真是天生的巧，愛玩愛笑的，成日家就和戲台上耍丑的差不多兒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只見金釧兒托進一盤茶來。賈夫人將他一看，便向鳳姐道：

「這個丫頭就是你說的那個跳了井的金釧兒麼？」金釧兒聽了，不敢答言，只是抿著嘴兒笑。賈夫人道：「怪不得你寶兄弟淘氣，原來也長的鬼靈精兒似的。你前兒說還有個大些兒的，叫什麼晴雯，怎麼不見他呢？」鳳姐未及回答，迎春忙道：「才剛兒我們在牌坊那邊，就是送他來。」賈夫人又問道：「他如今往那裡去了？」迎春便又將黛玉和香菱借香與寶釵夢中相會，以及差了晴雯前去送香的話說了一遍。賈夫人、鳳姐聽了，一齊歡喜。賈夫人道：「到底你們這裡是仙家的所在，才有這般的妙用，來去自

由。若像我們地府裡，只有進去的人，可就沒有出來的人了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忽聽外面傳話說：「元妃娘娘的駕到了。」

眾人聽了，一齊忙亂，整理衣冠，出外迎接。剛然走出宮門，早望見東邊一帶，翠華招展，繡蓋飄揚，對對宮扇前導。元妃坐了鳳輦，漸次到了跟前。賈夫人率眾跪接，元妃降輦，忙將賈夫人攙起，彼此傷感了一回。鳳姐忙也過來叩見謝罪，元妃拉了起來，也安慰了幾句。

才待要進宮門，只見正南大路上，也來了一群人。仔細看時，正是賈母。一手拄著拐杖。一手扶著鴛鴦的肩頭，顫哆嗦的緩步而來。後面跟的是秦可卿、香菱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。元妃見了，便領了迎春、黛玉上前迎了幾步。賈母見了，一陣傷心。才正要行國禮，元妃連忙抱住，娘兒四個又哭了會子，眾人解勸方止。仍讓元妃前行，眾人攙了賈母，步入絳珠宮。

行過了禮，便讓元妃在榻上居中正坐，賈母、賈夫人兩旁僉坐，其餘的姊妹們，各按次序俱在下首一字兒侍坐。三道茶獻畢，元妃笑道：「老太太和姑太太到來，我們怎麼連一點信兒也不知道。方才小太監回宮銷差，我才知道了。」賈夫人道：

「外臣遠來，理宜先進宮請安，何敢反勞娘娘的鳳駕！」元妃道：「我與姑太太相別年久了，心裡也著實的牽掛。況且老太太也來了，這裡又非朝廷禁地，原也不必拘泥的。」賈母聽了歎道：「自從娘娘升遐之後，家裡連遭不幸，弄了個家敗人亡，老的老的，死了好幾口子。虧了我到了地府遇著了親戚，不然，那裡還能夠團圓呢！」元妃道：「我也聽見鴛鴦說來，這裡頭就有鳳丫頭的多一半子不是，所以我就罰他到地府找老太太去了。」鳳姐聽了忙站了起來。元妃笑道：「也還算他有本事，竟把老太太找了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這都是娘娘的虔心所感，我有什麼本事呢？若不是姑老爺做豐都的城隍，不但找不來老太太，只怕連我還都教餓鬼分著吃了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元妃問道：「寶玉來了沒有？」只見秦氏站起來答道：「來了，是跟著老太太的轎子一塊兒來的，因為還有幾家子的家眷沒處安置，如今寶二叔和我兄弟，都在兩廊配房裡找地方兒安置他們去了。」元妃又問：「誰的家眷？」賈夫人便將馮淵、秦鍾、崔文瑞攜眷隨任的話說了一遍。元妃點點頭兒，乃向賈夫人笑道：「姑太太，寶玉和林妹妹的這一段因果，你老人家想來也是知道了的。我今兒的來意，一則為接風，二則還要作媒的。」賈夫人尚未及回答，只聽賈母笑道：「娘娘不用操這一番心了，我們兩家兒的親事已經當面說成了。昨兒晚上，林姑老爺同我們分路之時，我已經和他說的牙白口清的了，不等他回來，我們就要擇日子替他們完婚呢。」元妃聽了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明日乃是六月十五，又是望日，又是天恩月德不將上好的吉日，老太太主婚，我就為媒，替他們完了大事。不知姑太太的意下如何？」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既是娘娘和老太太願意，我也不敢推辭。但不知二姪兒所說的回生一事，到底是真是假呢？」元妃道：「這件事除非問問警幻仙姑，他自然是知道了的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警幻仙姑和妙師父都在這裡來著，後來他們都迎接老太太去了，怎麼這會子他們兩人都沒來呢？」

賈母道：「方才我在牌坊那邊也見這位警幻仙姑來，我們說了好一會子的話兒。後來他和妙師父說這裡人多，他們倆人在這裡不大方便，明日另來道喜罷。所以各自都回去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才待開口，只聽鳳姐在旁插嘴道：「姑太太只管放心完全了這件大事罷，也別管他回生是真是假。如果是真呢，他們小兩口兒回家去享榮華受富貴，姑太太難道還不喜歡麼？即或是假，你老人家只用把女婿、女兒都帶到姑老爺任上去也就是了。還有什麼三心二意的呢！」元妃聽了笑道：「你們都聽，鳳丫頭這個嘴，真要把死老鸛說不樹來呢。姑太太賞他個小臉兒吧！」賈夫人聽了忙道：「既是娘娘如此操心，遵旨辦理就是了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兩名宮娥進來跪稟道：「稟娘娘，酒筵齊備，都抬了來了。」元妃聽了，便立起身來笑道：「我想來，今兒林妹妹這裡也備辦不及酒席，我那裡替他辦了幾席送來了。我本該在這裡作陪，娘兒們坐著多說說話兒。但只是我在這裡，大家又要拘禮，不能舒舒服服的，我心裡倒覺不安，不如我暫且告別，明日我再接老太太、姑太太到我宮裡去，娘兒們再說說話兒罷。」賈母、賈夫人等聽了，諒也難留，只得拜謝了酒席，一齊送出絳珠宮來。元妃上輦而去不提。

這裡，賈母等重新進來，香菱便引了賈母、賈夫人到院內白石欄杆觀玩那一株絳珠仙草。鴛鴦便和迎春商議將元妃送來的酒筵分了兩席，差人送到廊下各司，與寶玉、秦鍾、湘蓮一席，夏金桂、張金哥、鮑二家的、智能兒一席。上房擺了三席，迎春幫著黛玉定席送酒。正中一席是賈母，兩邊陪的是香菱、尤三姐；東邊一席是賈夫人，兩邊陪的是迎春、尤二姐；西邊一席是鳳姐，兩邊陪的是秦可卿、林黛玉；下面也放了一席，乃是鴛鴦、司棋，陪的是金釧兒、瑞珠兒。大家開懷暢飲，無非談講些別後的情事，無庸瑣述。

直至上燈，方才飯畢盥漱，大家散坐吃茶。賈母向迎春道：

「這裡只有一進房子，晚上如何住得下許多的人呢？」迎春道：

「這後邊還有一進房子呢，已經著人打掃收拾去了，晚上就請老太太和姑媽後邊住罷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今兒晚上，我暫且在你妹妹房裡住，且等明兒與你兄弟合了盞，我再搬在後邊去，今兒且教你二嫂子陪著老太太住罷。」鳳姐道：「前兒鴛鴦姐姐說我也有一個宮，可憐我也沒得住一天兒，就住地府去了。」

我今兒也要到我宮裡瞧瞧去呢。鴛鴦聽了笑道：「二奶奶，你不用張羅你的宮了，我才聽見人說，寶二爺已經占下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既是他占下了，我只得讓他住罷了，我就跟著老太太住去。但不知眾位奶奶、姑娘們都在那裡住呢？」迎春道：

「我和菱姑娘就在西套間裡住罷。」秦氏道：「我今兒也不回去，陪著二孀娘伺候老太太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也該當在這裡伺候老太太才是呢。」鳳姐道：「你也住下了，可教人家三姨兒一個怎麼回去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我也住下就是了。」鳳姐笑道：

「罷喲，你不用撇清了。你想是不知道柳湘蓮今兒也來了麼？」尤三姐紅了臉，啐了他一口，招的眾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我也老的沒記性了，柳公也來了，早就該打發他們姊妹倆回去才是道理，鳳丫頭為什麼不早說呢？二姑娘，三姑娘，你們就早些兒回去罷。」尤氏姊妹聽了，只得告辭。鳳姐、秦氏、香菱三人送了出去。剛至院門，鳳姐在尤二姐肩上一拍，尤二姐回頭道：「姐姐，你有什麼說的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妹夫雖然長的俊，二爺的臉面到底也要緊，拿出點兒良心來就是了。」尤二姐啐道：「放你的屁罷！」秦氏笑道：

「二孀娘放心，不相干的，我們三姨兒也不是讓人的人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鳳姐等送了尤氏姊妹回來，剛然坐下，只見司棋進來道：

「寶二爺送老太太、姑太太的行李、衣箱來了。鴛鴦姐姐，來！」

咱們大家往裡搬罷。」黛玉聽見寶玉來了，連忙起身到自己房裡躲著去了。鳳姐見了笑道：「快把他給我拉住，噯喲，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，把哥哥妹妹叫的都不愛叫了，誰還認不得誰呢！這會子又鬧躲起來了。」說的賈母、賈夫人都笑了。只見寶玉搖搖擺擺的走了進來，先給賈母、賈夫人請了安，又與迎春相見，行過了禮。秦氏也給寶玉行了禮，自往西套間裡幫著鴛鴦、司棋安頓行李去了。

這裡，寶玉便坐在椅子上，賈夫人問道：「我的兒，他們三家子的眷口，可都安置妥當了麼？」寶玉答道：「妥當了，都安置在薄命司兩廊配房裡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可吃了飯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吃過了，姪兒是同柳湘蓮、秦鍾一塊兒吃的。也是這裡送了去的酒席。」賈母道：「你今兒晚上在那裡住呢？」寶玉答道：「那裡我見有一座怪體面的宮，問了問，說是鳳姐姐的，我就在那裡住罷。」賈母道：「要是你一個人兒住著害怕，只管搬到這裡來，跟著我睡也使得。」寶玉笑道：

「不害怕的，那裡還有秦鍾給我做伴兒呢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金釧兒送了茶來。寶玉一面接茶，一面低聲問道：「林妹妹怎麼不見呢？」金釧兒向裡間努了個嘴兒，不覺「撲哧」的笑了出來。賈母罵道：「小蹄子，好好兒的送茶笑什麼呢？怨不得你太太打你，難道跳過一回井你還不害怕嗎？」唬的金釧兒紅了臉道：「二爺悄悄的問我林姑娘呢，我才敢笑的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人家正經在這裡好好的坐著，因為你

來了，才把人家嚇跑了的。你這會子又悄悄的問人家，可怨得金釧兒笑你麼！」賈母聽了也笑道：「姑奶奶，我想他們姊妹倆原是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，況且明兒就要圓房，又躲的是什麼呢？不如把外孫女兒叫出來，教他們見一見罷。」賈夫人也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我並沒有教他躲的，是他自己聽見二姪兒來了躲進去的。如今教他出來，他如何肯自己出來呢！既是老太太心疼他們，就教二姪兒進他妹妹房裡去見一見也不妨的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聽見姑太太的話了沒有？還不快老著臉兒進去呢？」寶玉聽了，遂借著鳳姐的口氣，果然老著臉兒站了起來，慢慢的走了進去。剛一跨門檻兒，早瞧見黛玉在椅子上坐著，手裡拿著手帕上拴的耳挖牙籤，在燈下玩弄。一見寶玉進來，忙將手帕往外一擺，原是教他不要進來的意思。寶玉不解，又往裡走了一步，黛玉便使性子把身子一扭，臉兒背了過去。寶玉見了，只得笑著伸了伸舌兒退了出來。鳳姐在外哈哈大笑道：「碰了釘子出來了。」

眾人一齊都笑起來。寶玉也覺沒個意思，只得臉上訕訕的推故道：「老太太和姑媽一路辛苦，也乏透了，早些安歇罷。我也回去睡覺去了。」說畢，便告辭，各自去了。這裡，鴛鴦、司棋、金釧兒七手八腳將賈母、賈夫人的行李、衣箱都搬到後邊房內鋪設妥當，大家又在黛玉房裡說了會子話兒，這才各自歸寢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黎明起來，梳洗完畢。賈母、賈夫人便領了寶玉到赤霞宮叩見元妃。元妃即留早宴，又賜了金蓮玉燭，冠袍帶履，命寶、黛二人即日完婚。賈母、賈夫人叩謝已畢，回到絳珠宮。

這裡鳳姐、迎春、香菱、秦氏早命人懸燈結綵，鋪設的煥然一新。賈母向元妃處討了八個能動樂器的宮娥，兩名贊禮的小太監。登時鼓樂喧天，寶玉換了吉服，鳳姐、迎春攙了黛玉出來，雙雙拜了天地，送入洞房，合盞交杯，諸事已畢。早見警幻、妙玉、尤氏姊妹都來道喜，各有饋贈。元妃又差太監送了许多上用之物。因柳湘蓮、尤三姐都往地府去過，也照樣賞賜了一份。賈夫人也差人與元妃送禮，又與尤三姐也送了一份賀禮。

這一日，都在絳珠宮大排筵宴。寶玉也請了湘蓮、秦鍾在外庭宴會。至晚席散，賓客各自歸家。這裡，迎春、鳳姐連玩帶噉的將寶玉送入洞房，各自歸去。只留金釧兒在這裡照應燈燭。

時當夏夜，皓月橫空。金釧兒將各處燈燭俱皆吹息，思欲就枕，恐難成寐，輾轉徘徊，忽想道：何不到新房窗根底下聽一聽去。想罷，他便輕輕的走了出來，躡足潛蹤的走到黛玉的窗下，仔細側耳聽了有頓飯之時。自己笑著才要轉身，只覺有人用扇子在頭上打了一下，猛然嚇了一跳。

回頭一看，卻是晴雯，連忙擺擺手兒，不教晴雯聲張，便拉了他的手，回到院內白石欄邊一齊坐下，乃悄悄的問道：「姐姐，你幾時回來的？」晴雯道：「我回來了沒多會兒。寶姑娘養了一個小哥兒，昨兒才滿月，所以今兒我才把他帶了來了。」

我們剛走到牌坊這邊，就遇見了妙師父。他告訴我們說，昨兒我剛走了之後，老太太、姑太太就都到了。奉元妃娘娘之命，今兒就與寶二爺、林姑娘成婚呢。寶姑娘聽見老太太也在這裡，他就急著要見見老太太。我們才進來的時候，屋裡鴉雀靜兒的，一個人兒也沒有。我們一直的走到後邊，姑太太帶著司棋在西屋裡已經關門睡了覺了。虧了老太太在東屋裡還沒睡著，如今寶姑娘在老太太屋裡，和老太太、二奶奶、鴛鴦姐姐坐著說話兒呢。那裡也沒我插嘴的地方兒，我仍舊到前邊來找了找，總不見你的影兒，我就猜著你必定在人家窗根底下溜著聽來了。」金釧兒聽了笑道：「既是寶姑娘來了，依我的主意，把二爺和林姑娘請了起來罷。」晴雯道：「你且慢些兒，今兒是他們的好日子，讓他們多睡一會子。寶姑娘和老太太說話，自然也還有一會子工夫呢，等我過會子再看一看去。如果是時候兒了，再叫他們也不遲。好妹妹，你才在窗根底下竊聽了些什麼典故兒？你可要據實告訴我，你要撒一句謊兒，我明兒告訴林姑娘，就說你在窗根底下聽來，教我可捉住了。」金釧兒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千萬莫告訴林姑娘這個話，我據實告訴你就是了。我剛到窗根底下，就聽見二爺好像念了兩句書似的。」晴雯笑道：

「你這就是胡說了，二爺這個當兒上還有工夫唸書麼？」金釧兒啞道：「你不信罷了，我明明的聽見念的是什麼「多愁多病」咧，又是什麼「傾國傾城」咧的，我也不大懂得。」晴雯聽了點點頭兒，笑道：「你可聽見林姑娘說什麼來？」金釧兒道：

「我只聽見林姑娘說，『你怎麼越發學的涎臉了呢』。二爺就說，『你這會子又使性子紅了臉，要告訴舅舅、舅母去，勒掙的我給你起誓發咒』。我聽到這裡，只當林姑娘聽了必然要惱的，我就替二爺捏著一把汗兒。誰知道竟沒惱，反倒笑起來了，說『難為你這些千年古代的話總記著呢』。二爺聽了這一句話，上了臉兒了。後來我聽著他只是叫，『好妹妹，親妹妹，把你身上的香再教我大大方方的聞一聞罷』。招的林姑娘又使起性子來了。我只聽他說，『難道你這一會的工夫還沒有聞夠麼？這還聞的不大方，要怎麼才算大方呢？』撒掙的二爺好一會沒敢哼一聲兒。後來也不知怎麼，又大樂起來了。笑著說，『阿彌陀佛，好了好了，可憐我在林子洞當了一輩子的小耗子，偷了一輩子的東西，今兒剛剛兒的才摸著香芋兒了』。林姑娘就笑著『呸』的啐了他一口。我正聽到這裡，你就拿扇子打了我一下子，把我的魂沒嚇掉了。」晴雯聽了笑道：「你看人家，到底是千金小姐。你聽說的這幾句話兒，也教人聽著愛聽。那裡像你前兒那個浪樣兒，說的那些話，我聽著怪生氣的。」金釧兒聽了，忙站起來要撕晴雯的嘴，罵道：「明兒輪著了你這個蹄子，你就把牙關咬的緊緊的，總不許哼出一聲兒來。」晴雯忙拿扇子又打了他一下子，笑道：「我也不和你這個小蹄子說了。我上去瞧瞧寶姑娘去，你趁著這個當兒上，就把他們兩人請起來罷。」金釧兒聽了點點頭兒，笑著各自去了。

這裡晴雯邁步一直往後房而來，剛至院中，只見鳳姐、鴛鴦正將寶釵夢中的陰魂送了出來，才下台階兒。鳳姐道：「晴雯快來，你攙著寶姑娘些兒，他這里路生，老太太教他瞧瞧寶兄弟、林妹妹去呢。」晴雯聽了，忙上前攙了寶釵，剛下了台階兒，只聽賈母在屋裡叫道：「寶丫頭，你見了寶玉，可要狠狠的數落他一頓，出一出你的氣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老太太請安歇罷。」說畢便扶了晴雯的肩頭，慢慢的走到前邊來。只見點點的燈燭輝煌，不似從前黧黑的了。又見錦屏秀幕，寶鼎金爐，陳設的十分華麗。心下暗暗稱奇，暗想：林妹妹死後，竟有這樣一個所在，真可謂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」。

正在贊歎，只見金釧兒從黛玉房中走了出來，與寶釵請安，道：「姑娘可好。林姑娘請姑娘到裡間坐呢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

「你是金釧兒麼？越發長的出息了。」說著便往裡所走。只見黛玉穿著件玉色百蝶掐金的夾紗襖兒，一面扣著鈕子，笑嘻嘻的迎了出來，道：「姐姐，你可好麼！晴雯是昨兒去的，你怎麼今兒才來了呢？」寶釵也拉了黛玉的手笑道：「妹妹，我今兒偏來的不巧了，打攪了你們的好事了。」黛玉聽了也笑道：

「怎麼姐姐說起這樣話來了。我覺得姐姐今兒來的才巧極了呢。你坐下罷。」便拉了寶釵到炕上，對面坐下。

金釧兒送上茶來，茶罷，黛玉先道：「姐姐恭喜，我才聽見金釧兒說，你生了一個小哥兒，昨兒才滿月的。」寶釵答道：

「可不是呢，不是為這件事，昨兒我就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可見了老太太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見了。老太太問了問家裡近來的事，又告訴了我地府裡的事。說了好一會子的話兒，後來老太太就教鳳姐姐送我過來，說，『既是你妹妹差了晴雯接了你來，你也早些過去瞧瞧他們罷。』所以我才過來了。姑太太老人家已經睡了，我也沒敢驚動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你不必忙，橫豎我們這裡的人，到了明兒早上你都要見面的。」寶釵聽了點點頭兒。在四下裡一望，並不見寶玉，忍不住的問道：

「妹妹，怎麼出家訪道的人那裡去了？」黛玉未及回答，只聽寶玉在對面帳子背後笑道：「我在這裡給姐姐跪著請罪呢！」

晴雯、金釧兒聽了，都大笑起來。寶釵冷笑道：「好個出家訪道的人兒，你給我請的什麼罪呢？可憐太太成日家為你哭的連茶飯都減了，你也不想回去請請罪，又給我請罪來了，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和林妹妹姊妹兩個的情分麼？」黛玉聽了忙道：「姐姐，你不用說了，這總是妹妹命裡帶來的魔星，被他死活的纏住了。如今鬧到這步田地，教太太懸心、姐姐受累，我竟是個罪魁了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這與妹妹什麼相干呢，那不是他麼！才剛兒老太太還教我狠狠的數落他一頓，出一出我的氣。」

如今妹妹又替他認不是，可教我還說什麼呢？罷了，我也不說他了。」金釧兒聽了忙道：「二爺，你快老著臉兒出來罷，二奶奶饒了你了。」只見寶玉穿著一件白紗衫兒，撒拉著一雙大紅鞋兒，從帳子背後走了出來。一見寶釵，先深深的作了一揖，然後把臉遞了過去，道：「姐姐，你請打，打著問他，問他還敢去當和尚不去了。」招的眾人都笑了。寶釵向黛玉笑道：「你瞧瞧，剛說

饒了他，他就來涎臉來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總是姐姐平日的恩寬慣的來。」說的眾人又笑了，笑的寶玉臉上發了訕的向晴雯、金釧兒道：「原來你們兩個人是在這裡看我的笑聲兒的，都給我山字擦山字，請出去罷。」一面又悄悄向他二人丟了個眼色。晴雯、金釧兒會了意，忙一齊走了出去。這裡寶玉便「嘩啞」的一聲把門關上了。

晴雯、金釧兒見寶玉插了門，由不得都嘻嘻的笑著走到院子裡。晴雯笑道：「我們二爺今兒真是哈巴狗兒掉在糞坑裡——沒嘴兒的吃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這都是才剛兒林姑娘和二爺商量下的。咱們兩人何不悄悄的聽聽去呢！」晴雯聽了，便笑著拉了金釧兒的手，輕輕的走到窗下，側耳靜聽。只聽寶釵在內道：「你們將來到底還是回生啊不回生呢？到底開言吐語的說個明了，我回去也好告訴太太，教他老人家放心。放著正經話不說，可又嘻皮笑臉的關上門作什麼呢？」又聽寶玉笑道：

「姐姐，你別性急，回生的事，大約眼前也該有信兒了。你明兒回去之時，先把我的通靈玉帶了回去，教太太看一看，請太太放心就是了。才剛兒是林妹妹恐怕姐姐走了這些路也乏透了，教我關上門，請姐姐脫脫衣裳躺著歇一歇兒。」又聽寶釵道：

「可不是呢，我也覺著身上乏乏的。顰兒，咱們可要先說開，只許咱們躺著說說話兒，你要教寶玉上來胡鬧，我可不依。」

又聽黛玉笑道：「姐姐你只管放心，有我呢。難道你們兩人離別了多日，就沒兩句話兒說說麼？」又聽寶玉笑道：「一個姐姐，一個妹妹，我就有多大的膽子敢放肆呢？你們兩人放心只管躺著，怪熱的天氣，我在旁邊替你們打扇子好不好？」晴雯聽了向金釧兒悄悄的笑道：「這倒有趣兒的很呢！」金釧兒忙笑著擺了擺手兒。隔了會子，就聽見裡面手觸動的響聲兒，扇子扇的風聲兒。不多一時，忽聽寶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記得咱們小時，寶姐姐才來的時候，咱們都在姨媽家喝酒吃糟鵝掌那會子。寶姐姐把姨媽媽長媽媽短的叫。回想起來，好像不多幾天兒，怎麼這會子他也有了孩子了，也有人把他叫媽媽了。我真喜歡的受不了呢。」又聽寶釵道：「顰兒，你聽聽，這個人給不得臉兒不是，才扇了幾扇子，混話可就上來了。」

又聽黛玉在炕上笑的喘不過氣兒來。晴雯、金釧兒在窗外聽的也幾乎笑出聲來，只得忍了又忍。忽聽寶釵笑道：「寶玉，你敢和我涎臉！顰兒，這都是你的詭，你看我饒你不饒你！」金釧兒聽到這裡，望著晴雯伸了伸舌兒。又聽黛玉笑道：「寶玉，你敢和我沒人樣！」晴雯聽到這裡，也望著金釧兒伸了伸舌兒。

又聽寶玉笑道：「罷喲！我今兒可膽大豁出來了，索性得罪了姐姐、妹妹罷！」只聽三個人嘻嘻哈哈的笑作一團兒。金釧兒聽了，在窗外拉了晴雯悄悄的笑道：「噯喲！姐姐，咱們走罷，不用再往下聽了，看仔細把咱們聽的不好了。」晴雯悄悄的啐了他一口，便仍舊把他拉到院內白石欄邊坐下。

正欲講說他們房中之事，只聽有人在外邊拍的大門山響。

二人吃了一驚，瞧了瞧天色，但見東方微明，金雞亂唱。二人乍著膽子走到宮門問道：「什麼人？這早晚兒就來打門！」只聽外面答應，乃是個婦人的聲音，道：「姑娘們開門罷，我是鮑二家的。才剛兒林姑老爺差了馮書辦來，給寶二爺送要緊的書子來了。馮書辦自己不好來的。轉差我送了來了。」晴雯、金釧兒聽了，忙將大門開了。只見鮑二家的手裡拿著一封書子，遞與晴雯道：「姑娘們拿進去，送與寶二爺看，就說馮書辦在薄命司等回信兒呢。」晴雯道：「你怎麼不進來歇歇呢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這裡人多，璉二奶奶的嘴又不給人留分兒，沒的進去教他當著人說的臉上怪沒意思的。我就回去罷。」說畢，徑自去了。

晴雯、金釧兒仍舊關好了門，一直往上房兒來。金釧兒問道：「這個女人是誰？我怎麼不認得他呢？」晴雯道：「誰又認得他呢！我也是聽見璉二奶奶說，那年二奶奶生日，都在老太太房裡吃酒，他就和璉二爺勾搭上了。後來璉二奶奶大鬧了一場，他就臊的上了吊了。」金釧兒聽了笑道：「怪道他不進來，怕璉二奶奶當著人揭他的短兒。」二人一路說笑，來到了東套間的門首，便將銅環兒叩了幾下。只聽寶玉在內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金釧兒叫道：「二爺起來罷，姑老爺差人送要緊的書子來了。」

只聽「嘩啞」的一聲，門早開了。寶玉只穿著件短汗衫兒，趿拉著鞋兒走了出來。不問青紅皂白，先摸了晴雯一個臉旦兒，又打了金釧兒一個下頰兒。二人不敢聲張，一齊瞪了他一眼。

寶玉笑著接了書子，重新走了進來，叫道：「晴雯姐姐，點支蠟燭來，屋裡黑的還看不見字呢。」晴雯、金釧兒聽了，忙點了蠟燭送了進來。只見黛玉、寶釵二人俱穿著短衫兒在炕沿兒上坐著。見寶玉拿進書子來，站在燈下拆封，他二人便也走來，一邊一個，扶著寶玉的肩頭。只見皮面上大書「二賢姪開拆」五個大字。拆去封皮，大家一齊觀看。只見上寫：

日前分手，馳赴彤庭，叩觀天顏，厚蒙獎賞。命下部曹，即行查缺補授。正在守候間，忽有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面陳一本，表奏賢姪與小女前生一段因果。

蒙上帝垂憫，許令回生完聚，並將太虛幻境所有入冊之一切癡魂，普行釋放回生，俾得各遂所願。又憫愚一生缺嗣，僅存一女，不忍令其再離，即著與現任京師之都城隍兩相對調，所有豐都隨任之親戚幕友、長隨家人，概准其帶赴新任。除將大士、真人原奏本章，並奉到上帝御批抄錄送覽，並希轉呈老太太，以慰慈廬。專此布候近祉。不宣。

侍生林如海頓首拜

寶玉、寶釵、黛玉三人看畢，不勝大喜。遂又將抄錄奏稿打開觀看。只見上寫道：

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臣某某謹奏，為仰懇天恩俯鑒隱曲事：竊維紫微垂象，獨秉造化之權衡；青鎖隨班，分司激揚之責任。伏查豐都城隍林如海之女黛玉，生本靈河仙草，謫為人世名姝；學邁班姬，才超謝女。

髻齡失恃，早見背於椿萱；弱息依人，竟托身於衿舅。

年才及笄，欣逢閨苑仙郎；緣在前生，曾做神瑛侍者。

情出於性，本人倫王化之原；禮守乎經，豈濼上桑間之事？倘終身之事托焉，則一生之願遂矣！詎意紅顏薄命，忽遭僵李代桃；可奈白髮昏耄，遂致移花接木。

絳雲軒裡，曾無一夢之緣；瀟湘館中，遽抱百年之恨。

魂歸幻境，當游縹緲之鄉；名籍太虛，永注氤氳之冊。

事最堪傷，情殊可憫。伏維上帝陛下，居高聽卑，作真宰於十方；靜專動直，錫福祥於三界。有求必應，無感不靈。願昭陰陽不測之神明，以示彰瘴無私之至意。宏施法力，大發慈悲。凡屬「紅樓夢」有情之物，俾使普返幽魂；所有太虛境註冊之人，概令咸臻壽域。

郎才女貌，都成伉儷之緣；孽海情天，永絕相思之鬼。

將見恩洋天上，慶高明悠久之無疆；德溢人間，作盛世昇平之祥瑞。臣等臨表，無任瞻天仰聖、激切屏營之至。

奉上帝御批：

據奏，賈寶玉、林黛玉一事，情殊可憫。朕已示夢於人間帝主，之於七月十五日孟蘭勝會，俾使太虛幻境所有註冊之人，普令回生，以彰盛世昇平之瑞。

大士、真人等屆期遵諭行。欽此。